

似水流年

## 走好，我的姑娘

妖微

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平常的午后，和以前很多个午后一样，直到听到你去世的消息。婆婆说，晶晶走了，语气缓慢而平淡。或许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，早已看淡了生死，也或许是你的离去已经注定，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地等待着大限之期的到来。我有那么一刻的错愕，然后马上领会到说的就是你。前几天，我还想着，你已有好几个月没来小院找我了，但我害怕主动联系你，或者去打探关于你的消息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做法毫无意义，我还是无可逃避地接收到这个噩耗。

婆婆与我在餐桌前相对而坐。我们总习惯于坐在这里交谈，就像你习惯于用“姐姐”开头在微信上和我聊天。我们联系得并不多，就聊天记录中的频繁程度及内容而言，只能算泛泛之交。但我始终是牵挂你的，牵挂你羸弱的身体，牵挂你敏感又坚强的灵魂。究其缘由，可能是出于人性中对病弱者的怜悯、对志趣相投者的惺惺相惜，又抑或，仅是出于缘分。

我们初见时，你只是个念初中的小姑娘，想着这声“姐姐”，你已叫了20多年。我婆婆与你母亲亲如姐妹，所以关于你的种种，多是通过她而得知的，譬如，你要出国留学了，你工作了，你处对象了，你要结婚了，你怀孕了，你生病了，你的女儿出生了……这次，婆婆依然拉家常似的述说着你弥留之际的境况，但我知道，对于你离世前所经历痛苦，以及你的家人是如何的痛彻心扉，她有意回避。这种隐晦，反而促使我脑补着多帧令人痛心的画面，每每想起，心似被抽空了一般，恍惚又难受。

这些年，你拖着病体思虑过甚又争强好胜，而你的家人不想让你在有生之年留有遗憾，对你极尽支持和纵容。当初你拒绝治疗，冒着生命危险生下了女儿，我一边软佩着你的勇气，一边期待着为母则刚的你能够创造出医学奇迹。想着有了孩子后的你，理应更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但在病情稍稳定些后，你开了家英语培训机构。原以为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你在这次创业中取得成功，不承想事与愿违，培训机构因遇上新冠疫情而解散。我说，这下你可以专心在家带孩子。你回答道，不要，我会疯掉，我要出去工作。果然，你又成为一名教师，重续讲台情结。让我始料不及的，是你在工作之余竟又干起了英语培训，直至生命再一次被点亮红灯。

姑娘呀，你的身体早已跟不上灵魂，但你偏又执着，做着各种抗争。有时想，如果你在得病后认命些、安耽些，是否可能再多叫我姐姐几年呀？如果你有着健康的身体，会不会觉得来日方长而让灵魂等等身体，过上截然不同的人生呢？但这些问题又有何意义？结局已经造就，无可更改。

我俩都爱好文学，于同一年加入定海区作家协会。当我在协会群里与你偶遇时，有一种情理之中、意料之外的感受，你始终是不安分的。在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中，留存着你的三张照片，皆是一起参加协会活动时，我为你拍摄的。一张摄于2021年6月7日，当时是参加三毛散文奖的颁奖典礼，你着绿色风衣，站在广告牌前，长发飘飘，巧笑嫣然；另两张是2023年9月16日参加东海文廊白泉采风活动时拍的，你着黑白两色套裙，虽形销骨立，但精神尚可。那次你告诉我，不好的东西已经转移到肺部，你正努力调养生息。我说，不要再折腾了，好好养身体，多陪女儿几年。你笑，眼里满是苦楚。背着你时，我悄悄落了泪。

最后一次见你，是在去年6月，你来楼上小院找我喝茶。我夸你双颊绯红，气色不错。你说刚从南海观音步行过来，浑身舒坦。你还告诉我，久病成良医，你开始自己调配中药，配合静坐与冥想，身体见好。你在店里选了件绿色的新中式印花上衣，说是准备去上班时穿，你已休了挺长时间的病假，早在家待腻了。后来我下楼去忙其他事务，待再上楼时，你已悄悄离开，只在微信上留言，下次来普陀山时，再找姐姐玩。你再也没来过。如果知道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，我一定会好好与你告别。

但世事难料！

你逝于正月三十凌晨。正是初春季节，泥土散发着迷人的芬芳，所有的植物都在发芽，嫩嫩的绿爬在树梢、挂在屋檐、躲在墙角，但这些都与你无关。你走完了一个女人为人妻、为人母的传统一生，幸福过，抗争过，也绚烂过。你的身体终于跟上了灵魂，一起守着38岁的好年华，香消玉殒。如果你知道，一定会嘲讽我用了这么个普通的成语来形容你的离去，那么，求你站起来，嘲笑我！

走好，我的姑娘。

生活滋味

## 青饼里的清明

吴言

春分后的第三场雨刚刚停歇，艾草便从河滩旁边的石缝里探出毛茸茸的脑袋。晨露凝结在艾草叶面的绒毛上，像一颗颗钻石来回颠簸。

儿子蹲在河边翻拣艾草嫩芽，忽然惊起芦苇丛里打盹的几只白鹭，翅膀轻掠过水面时，我仿佛看见多年前的自己——那个毛手毛脚的懵懂孩童，正把误采的泽漆草偷偷塞进外婆竹篓。

“采艾要掐头三寸，留了根明年才好发。”外婆的蓝布围裙扫过田埂，露水在褶皱里蓄成一条微型的溪流。她教我们辨析野芹与水芹的区别：前者叶缘如锯齿，后者脉络似游丝；鼠曲草须挑未开花的嫩株，苦苣菜须取带紫晕的新芽。表弟总把泥胡错认成艾蒿，小姨把书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他：“叶背银灰似霜染，茎泛胭脂是艾香。”

老屋后院的石臼比外公年纪还要大，青灰色的石面上布满蜂窝似的凹痕，那是五十年糯米与木杵共同雕琢留下的岁月痕迹。外公舂米时总要扎个马步，粗布衫下凸起的肩胛骨像一对振翅欲飞的蝴蝶。他抡起枣木杵“咚”地砸下去，艾草与粳米在石臼中翻转腾挪，蒸软的艾草溢出翡翠色的汁水，顺着石臼边沿往下淌，把底下垫着的旧报纸染成了一幅中国山水画。

外公舂米时肌肉虬结如老树根，汗珠顺着下巴滴落下来。汪曾祺在《故乡的食物》里写青团“如玉如翠”，却不知这翡翠要经三千六百次捶打，方才有“色如春水，韧如弓弦”的妙境。

“慢点慢点，饭粒都溅到我头上了！”表弟蹲在石臼边上，捡拾着飞出去的糯米粒，像只偷食的麻雀。外公抹了把汗笑道：“你小子要是嘴馋了，去灶房拿个青饼坯子吃吃，别在这儿碍手碍脚。”

表弟蹑手蹑脚蹭到蒸笼边，刚掀开一条缝就被白汽扑了满脸。“哎哟喂！”他缩回的手指头红得像煮熟的大虾，青饼骨碌

碌滚到柴火堆里，沾了层灰扑扑的绒毛。

“小猢狲！还没供祖宗呢！”外婆抄起火钳作势要打，表弟早就泥鳅似的溜出门去。

我蹲在灶膛前添加松枝，看着火光把外婆的背影投在土墙上，忽大忽小，像皮影戏里的人物。老灶膛里松柴在噼啪作响，一股股青烟携着艾草清香爬上屋梁，把梁上的燕子巢穴熏成了青黛色。

外婆的梨木模子刻着二十四节气的纹样。她将青团按进“谷雨”那个模板时，嘴里还在念叨“三揉九转”的秘诀，仿佛在传授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秘方。

表弟嘴馋偷吃豆沙馅，结果被烫得跳了起来，灶火映着他通红的耳朵尖，成了活生生的“寒食节”掌故——想必介子推当年抱着树木不肯出山，山火也是这般灼热。

待蒸笼揭开，青团卧在竹篾上泛着清幽的光芒。咬破的青团露出琥珀色的豆沙，艾香混着红糖在舌尖荡漾开来。想起周作人在《故乡的野菜》里感慨：“黄花麦果韧结结，关得大门自要吃。”原来清明之味，不在祭品是否丰盛，而在于春鲜与缅思的微妙平衡。外婆对我说：“你爷爷在世的时候，特别喜欢吃这种面食，你回家时带几个回去，过节时供奉一下。”

书上说，青饼是江浙一带的特色食品，浙江人扫墓或者家里祭拜先人的食品往往少不了青饼，天台县青团叫清明饼，临海县青团还有甜咸之分，咸的为团，甜的为饼。我们舟山这里只有甜的青饼，不过这几年好像市场上也有青团卖，我却从来没有尝过。

想起苏轼被贬黄州时，寒食节独对海棠写下“卧闻海棠花，泥污燕支雪”，千年间春愁虽然迥然不同，对时令的珍重却始终如艾汁般鲜活。

那天早上，收到表弟寄过来的快递，青饼裹着新采的粽叶。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清明：石臼的闷响、外婆的絮语、表弟的顽皮，都在唇齿间苏醒过来。

心灵隽语

## 清明念父恩

喻继新

尘，儿女悲痛。

生于己巳，国弱家贫，水患日寇，民不聊生。幼似黄连，八岁丧父，食不果腹，衣不遮体。年少学艺，潜心钻研，技艺精湛，现代鲁班。行业领域，有名工匠，青春奉献，湖口建筑。三十寒暑，血汗丈量，标志土建，尽显智慧。领导器重，工友爱戴，先进分子，榜上有名。

暮归桑梓，多彩晚年，农耕十载，寄情田园。身现阡陌，辛勤劳作，田间地头，扶犁站耙。坚守使命，矢志不渝，不忘初心，永葆本色。光荣在党，六十春秋，获此殊荣，举家荣光。德行为上，刚正不阿，诚信俭朴，乐善好施。谦和待人，众乡敬仰，处事有道，邻里称颂。

父爱如山，深沉厚重，父恩似海，广阔无垠。上奉高堂，下育子女，含辛茹苦，抚其成人。三儿四女，各自成家，相互扶持，血脉相连。长子参军，卫国戍边，退役转业，建设他乡。忠孝难全，愧对双亲，照料父母，姊妹勇担。子女贴心，孝于亲情，家有急难，有召必回。

孙儿绕膝，天伦之乐，如斯情景，温馨画面。经年在外，假期探亲，递烟敬茶，略报深恩。慈父驾鹤，一别两分，魂游冥乡，呼唤无应。瞻望弗及，音容莫睹，痛断肝肠，无以言表。贤父恩德，润泽后人，承父之志，砥砺前行。愿以此文，遥寄哀思，哀嚎祭奠，聊表孝心！



今年的清明节，是老父亲离开我们的第一个清明节。老家的习俗是在去年清明节后、今年清明节前仙逝者，要提前为其做清明。按照家乡风俗，我们3月18日来到老父亲灵前，追忆父亲平凡的一生。睹物思人，哀而泣以文曰：

石钟肃穆，鄱湖呜咽，时逢乙巳，正月十六。慈父一生，历经风雨，年近期颐，驾鹤西去。晚年养生，偶染微恙，食疗药膳，不医自愈。近年蹒跚，多次跌倒，一卧辞